



短篇小說佳作

戴燕羌

1918生

山東平度人

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畢業

現職／

專業寫作

作品名稱／
熊

熊

短篇小說組佳作 戴燕羌

北大荒的混同江，下午氣壓低，西方凍雲掩湧，不過江中浪花翻滾，颳著風；就不會下雨了。

渡船停在波光粼粼的江心，要過渡的人都很焦急。那搖渡船的白俄，抵住篙，一隻手搭涼篷眺望要過江的人們。對岸岸灘水淺，一隻黑熊瞎子坐在灘上，後腿屁股坐在水裡，勾著頭看流水。乘客們沒有感到不對勁，白俄卻拉長臉，一副她她不疼、舅舅不愛的樣子。

「話可說在先頭，」白俄滿口蒜味兒，說：「願意過江的，我往前划，要回去的，可不退錢。」

「不過江，上船幹嗎？」有人吶道。

「俺天天都這樣說呀。」白俄又冒出山東話了。

一片浪花掀起來，黑瞎子前爪猛撲，嘴和前胸都撲在水裡了。

「噢，牠口渴啦。」

「渴個屁，牠餓了。」

黑熊抬起身，兩個肥厚的前掌中，一條鯉魚在潑喇喇地甩動。牠的屁股抬起來，後腿剛撐起，另一尾魚劈叭兩響，水面撕開了兩條斜線。熊瞎子勾著頭，把抓到的魚塞在屁股下，身子擰一擰，坐得紮實。

「牠捉魚挺巧，」白俄搖著櫓，拉話道：「黑瞎真有能耐。」

「能耐個屁。」是山東腔，話很衝：「牠半夜到地裡偷玉米棒子，扳一隻挾在腋下，又扳一隻挾在膈肢窩，一畝地

偷光，結果只有一支，邊啃邊走了，這倒省了人工。」

「有一天，我在水缸裡摸魚，」另一個乘客說：「滑不哩噠，總抓不到。」

渡船正要調轉頭，另一條魚又蹦出江面。黑瞎子輕吼著，頭又勾到胸口，要把魚塞在屁股下，剛抬身，乘客就笑起來了，抓著的那條黃魚一打挺跳進江水，黑瞎子猛擊水面，激起一片浪花，魚已逃之夭夭，黑瞎子歪著頭，望著江面。

「黑瞎子就這樣，捉住魚群，最後一條也溜走啦。」白俄說。

客人又哄笑起來。一個年輕乘客說：

「哈哈，要是我，吃一條後，再抓一條。」

乘客們上了岸，各奔東西。白俄繫好船，一步步地朝自己的窩走，一面在算著今天賺了多少錢。這時，蠅翅色的夜降臨了，他看見遠山山上有移動的幾支火把，那是獵火。

白俄鑽進小茅屋時，獵人野老慈從炕上跳下，放下擦得賊亮賊亮的捕獸鉤子。他穿著毛領內的狗皮坎肩，足下的踏土碼子塞著厚厚的烏拉草纖維，火光直照額角，頭一偏，三塊瓦的帽沿壓著一條眉毛。他提起鎖鐵壺坐在火炕上，小母豬眼閃閃發光，白俄咳了幾聲喘得像拉風箱，卻仰雙手向著火炕。

「今年冬天賭運太壞了，」野老慈說：「輪掉十八畝紅米田，又把牲口爬犁寫成字據押在桌上。骰子打出去，莊家拿小五對，我是天牌配雜八，眼珠子幾乎瞪炸了！」他在火炕裡添了一段柴，很香，許是香樟木，「假如金大戶的女兒去年嫁給我，我也會把她押在牌九桌上。」

「媽拉巴子，你這個敗家精。」白俄說。

「春天該轉運了吧？」野老慈微笑著說，我剛擦好生紅綉的鉤子。噫，你足上怎麼少一隻踏土馬子？

「儘快去江邊！」白俄咳一聲，說：「渡船擱在枯蘆葦旁，你快划過江，對岸淺水裡，有一隻誰都奈何不了的黑瞎子！」

「山東老鄉叫他狗熊。也成了罵人的話：『奶奶個熊！』」白俄掏出煙捲點上。

野老慈抓起鉤子，一共四隻，中間有鐵鍊子繫著。他把鍊子掖在腰間，鉤子塞在皮坎肩裡，然後戴上羊皮手套，抄起獵槍挂在右肩上。白俄要跟出去，他把門板兵地一聲關上。

「你等火光熄滅了再走。」野老慈在門外說：「假如這座房子還是我的，失火燒掉，拉倒！」

「難道也輪給那高麗棒子了？」

「講明是解凍天暖後我遷出。」野老慈說：「我過慣了野地裡的生活，現在就到沒有人煙的地方去唄。你帶個口信給高麗棒子，說我不弄回輪掉的大洋，就寧可死在雪地裡。」

白俄在屋裡又咒罵了一聲，從炕角抄起酒棒子。那是一隻用過的清酒瓶。

野老慈這矮胖獵人，膽大氣豪，像矮小瘦削的額倫春人一樣，徒手搏虎，了無懼色。他走出屯子。槍口上的天，半明半暗的，他知道快要下雪了，春天的最後一場雪之前，常常是燠烘烘的。蘆葦亂折一片，渡船在淺水中紋絲不動，對

岸水面平闊，沙灘伸得老遠。曠野只是一溜斜線，壓蓋著陰沉沉的圓弧。

「難怪魚游到江邊，黑瞎子坐在水裡，」他搖船過去，手撥撥江水，自言自語：「連水皮兒都緩緩的。」

影影綽綽，岸上有一溜水跡伸得很遠，野老慈彎著腰，看見白濛濛的草根下，似乎是魚頭在掌印裡。穿過一片窪地，痕跡漸漸沒有了，看前掌和後掌的距離，那是一隻剛長成的掌，或許是第一次到江濱覓食。牠拖著慢步爬上沙灘，把胸毛在草上擦；狗熊不是回山洞，就在老林或附近屯子溜，江這邊山比樹林多，樹林又比村莊多，到哪兒找牠去？

野老慈心想：狗熊不是回山洞，就在老林或附近屯子溜，江這邊山比樹林多，樹林又比村莊多，到哪兒找牠去？荒原中，杵著一座小屋，屋裡有人探頭出來。野老慈大聲地吆喝，對面又伸出一個頭，在屋簷下回應，野老慈叫得山口起著回聲。他穿過荒地時，草尖拂著膝根癢癢地。荒草有一邊割了很長的一漫，他心裡湧起一陣悲涼，去秋這裡還沒有這間屋子，這兩個人又是山東嗓音，脛裡倚氣的。

「等著雪霽颳東風嗎？」野老慈看著割過的荒草說。

「整整四個月了，」高執陌生人說：「每天早晨抓一把黑土朝天灑，總是朝東南颳。呃，你是不是住在山根的小屋裡？」

「是啊。」野老慈說：「在我尋找老朋友的時候——」

「這附近住著別的人嗎？」矮個子陌生人說。

「狼、山貓、狗熊，陪伴我很久很久了。」他說：「我看見牠們，比坐在牌桌旁還親切，帶勁兒！」他又著腰，看看屋前的荒草：「要是你把四面的草割掉一大圈，要費幾天功夫？」

高個子苦著臉，扳扳手指。

「大概四、五天唄。」他說。

「割掉一大圈草，不管颳甚麼風，都不怕火，這叫『迴風滅火』，在北大荒三江地帶，這一套對墾大荒的人，是挺管用的。而且又不會延燒到別人的地界。」野老慈說。

矮子掬自己兩個嘴巴。

「騷操的！」他說：「我怎麼就沒有想到？！要不，大麥、小麥、蕎麥不就早播種了嗎！」

「你們帶槍嗎？」野老慈問。

「套筒子，土漏子！」高個兒說：「有一支打不響。」

「要是看見狗熊經過附近，千萬別開槍！」野老慈說：「燒個火把或燒一堆狼糞，我就會趕過來。」

「捉活的嗎？」矮子問。

「屋裡有不少狼糞。」高個兒說。

野老慈穿過白樺林，聽見一聲槍響。一隻野兔用三條腿逃竄，被他一脚踢到一文開外。有個十四、五歲的小孩，從樹後閃出，抓起那隻兔子就跑。野老慈的心裡又湧起悲涼。看來女人和牲口就要朝這裡搬，荒野會不知不覺地變樣兒。

莽林會被砍平，道上會跑著雞、狗、貓、兔、小孩兒。

「除非狼群會把他們趕走！」野老憨狠狠地說：「到那時我一定騎在大樹樑上，看著人們跑在狼群的前面。」

他走向那座狩獵用的小屋，門縫內閃著火光，一把刀柄朝上的刀子舉在小孩右肩，孩子的眼光冷厲霸道。剛才那隻兔子被割了皮赤赤地吊在火舌上。野老憨已把槍丟在地上，孩子的刀才插進蹄土馬子的甕統裡。然後，野老憨把兩隻抓到摔死的豹子放在火坑前。

「這裡祇有兩張狼皮。」小孩說。

野老憨把豹子剝好，掛在火枝子上烤。

「不留人過夜。」小孩說：「柴堆在屋簷下，烤豹子吃倒不得離兒。」

「你走後，我在林沿逮到豹子。」野老憨：「野豹的精華在後腿，最好臘來就酒，一絲一絲地耐嚼，夠味兒。小疙瘩，在你出世以前，我就在這兒蓋房子，生根了。」

小孩臉紅了，喃喃地說：

「俺爹死了，埋在娘旁邊，等長大後搬回山東祖墳去。在五天前，我從舅舅家跑出來，沒讓前面兩個人瞅見，就住在這裡。」

「你舅舅是誰？」野老憨問。

「娘的弟弟。」

「姓氏名誰？」

「不告訴你。」小孩說：「我不能告訴你。」

兩個人坐在火坑旁的褥子上，沾著有野花椒、辣椒、花椒、蒜末的岩鹽水吃肉。

外面下雪了，雪粉又粗又密，沒有一絲風，這是充滿雪光的白夜，山、林、莽原、河流、沼澤、都在越下越緊的雪中迷迷了，消失了。野老憨趁著積雪不深，到外面抱回一堆柴，屋門抵緊後，孩子縮藏在狼皮裡；火坑裡的熱傳到炕中，炕席上鋪著狗皮褥子，夠暖和的了。野老憨一面加柴，一面端詳孩子忽明忽暗的小臉。瞌睡蟲爬到眼皮上，他也把上身靠在木柴堆上。穀子在海碗裡跳、滾，高麗棒子眯著羊白眼笑著，白俄揮槳猛砸，牌九、俄洋、羌帖（俄鈔）都飛下江心裡。一種喘息帶著臭味把他驚醒，他偷偷搭著獵槍的扳機，這才看清屋門敞開，風雪直撲進來，炕上的狼皮空啦！孩子不見了。野老憨走到外面，門前沒有腳印子。這一覺睡得夠長，雪一團一團地地下得很大，他返身回屋頂好門，添柴撥火，只有雪光在屋外亮著。

他聽見屋頂咔嚓響，便抄起一條小碗粗的椽子頂住屋樑。第二天上午，他穿著屋裡的藤滑梳出去，揮斧頭砍倒樹木。雪塊掉在帽子上，他拍打掉，拖著樹幹在林子裡走。在靠近山口的一邊，他放下樹幹，順著一溜清楚腳印進了山，一斜身子，獵槍在手。有一座高聳的岩石，旁邊是個黑洞，由於雪光映著，洞內特別黝深，腳跡在洞裡消失了。他度量半晌，決定不去驚擾那畜牲。他拖著樹幹回茅屋，砍削了一陣子，剛剛合適，碎木丟進了火坑，囉囉剝剝地，樹脂

使炕火更旺，他用這砍成的椽子頂住另一邊，然後去林中。野兔在雪地上沒有人跑得快，他撲上去就抓到兩隻，挾著長耳朵，兔子在掙扎，他索性掏出繩子細牢，吊在腰上。霧抬頭，黑煙直冒，從樹隙中望去，正是那一高一矮山東老鄉搭的茅屋前面，膝蓋一使力，朝前滑去，看見小屋震動了一下，積雪滾下屋簷，接著，叭噴——一聲槍響！椽子在牆角一繞彎，他停在小門前，簷口掛的辣椒、蒜頭、玉米棒子、風乾野雞、皇魚都掉在地上。

一個黑點在雪坡上越縮越小，兩個山東老鄉打開門，繞狼煙堆一圍，雪地上是人的腳跡壓著獸的腳印。

「我、來晚了。」野老憨說。

「屋子被他猛撞，奶奶個熊！」高個子說。

「我看見牠身子往後縮。」矮子咋咋舌。

「接著就向屋門衝！」高個子說：「只聽得『轟』地一聲，房子直搖晃！」

「如果我再不開槍，屋門和牆塌了！」

「那不是洞裡的那隻，野老憨說：『腳爪印子消失的方向也不同。』」

「你說啥？」矮子問。

「不是洞裡的呀。」野老憨說。

他的腳推著雪，把狼煙噓噓地埋掉。就卸下滑梳，走進屋子，在盆裡抓一棒雪擦臉搓手，用袖口抹掉臉上和雙手的水。晚上，喝了一棒子玉米酒，在高梁階上鋪張皮，蓋上俄國毛毯，槍放在身邊：：，他突然醒覺，覺得有甚麼東西盯著自己，他陡地抬身抓槍，那是生在窄腦門下的一對眼睛，背著跳躍的炕火瞪著自己，他雙肩瘦削，身形伶仃，他正在啃著兔腿，野老憨的槍口抵著他的胸膛！

「好幾年不見啦！」那人撥開槍管，丟掉兔腿骨。

「是你啊。狗熊都死光了嗎。」野老憨問。他關上槍保險片。

「你怎麼知道呢？」那人錯愕地問。

「六年前你牽走了牠們，還欠我一百塊鷹洋。」野老憨說：「我跑到哈爾濱，你去長春了，我到長春，你卻進關了，他攤手，「現在你老遠來，是爲了找我嗎？」

「熊咬傷了人家的孩子！」那個人說：「不是別人的小孩，是保安隊隊長的小少爺。他騎馬出城追我，我說呀：『孩子又沒死，你能咬黑瞎子的鳥嗎？』他說：『你要是『照子』亮，就把牠放開，我讓牠先奔逃二十分鐘！』」

「好傢伙！」野老憨讚嘆道。

「狗熊跑上陡峭的斜坡，順著坡轉彎朝上竄，那馬準是赤兔轉世，眨巴眼就趕上了，砰砰兩槍！」那人抹抹嘴，

說：「那狗熊就翻滾下地，蹬了幾下腿。」

「另外一隻呢？」野老憨問。

「流了幾年眼屎，又不啃鐵杓，要扁擔。也不知生啥病，給同仁堂摘走膽，館子裡拖走做滿漢全席的蒸熊掌——」

「還有兩隻呢？」

「一隻歸北京萬牲園，一隻在漢城動物園。拿盤積子，拿大鼎，走浪橋。」

「那嗎，這次你出多少錢？」野老慈撕一片兔肉，沾了佐料，猛喝一大口酒。

那人翹小指甲剔牙縫，啐了一口，從大褂下掏出一個繡花裕褲一抖，滾出一堆銀圓，又從暗袋內掏出一張莊票。他說：

「一共三百圓！」

「扣掉上次欠的一百圓。一隻算兩百圓嗎？」野老慈說。

「噢，你答應了！」那人說：「兩百元一隻黑瞎子！」

「誰說我答應了！」野老慈說：「我只不過問問你罷了。」

「哎、咳、咳，是我賣狗熊，還是你賣狗熊？」那個人說。

野老慈仰著臉，腦子卻在拐彎兒。他身形一搖晃，炕火也斜著竄。突然，不遠處有尖銳的喊叫聲！他旋風似的轉身開門，雪團撲進來，他縮小瞳孔望著茫茫雪陣，看見一簇火一個黑點在風雪中追逐，火不高，和黑點一同上下顫動，像是一顆賊星。那個人想捨身出去，野老慈攔住他，一面戴上羊皮手套。

「幸虧外興安嶺颳大風。」野老慈說。

「雪也又密又潑！」那人說。

「孩子在頂著風跑，要是順風，早就被撲倒，給吃掉了！」

「順風不更快嗎？」矮子著急。

「黑瞎子的兩個眼睛上各搭拉著一撮毛，」野老慈這山東漢子一咧嘴，黃板牙像腳趾甲，他說：「牠頂著風跑，兩撮毛會擋著眼睛，牠停下來，讓風把毛吹開，等他再朝前追，兩撮毛又搭拉下來，遮著眼睛了。」

火把扔得高，孩子滑倒在雪地上，那個黑點突地擴大，肥壯得像隻牛犢，整個身，黑壓壓的！野老慈抓過火把，在牠面前一聳，狗熊前爪落地地朝他衝來。野老慈遮掩住火把的光，熊的影子是淒迷的。那個人關上屋門，又出來把小孩拖進屋。小孩的頭在他胳膊窩下，兩個人都眼睛湊在門縫上。野老慈朝下風頭跑，看看快要追上，他猛轉身，狗熊在雪地上亂撞兩次，又抬起兩隻前掌。野老慈一縮身，懷裡銜子在響，狗熊急閃過去，鼻和嘴粗聲喘息著。上風頭在那屋後，人和獸消失在那邊，風裡傳來嗚嗚的聲音。

「沒動靜了！」那人說。

「又響起來啦！」小孩模仿那響聲：「嗚唧唧，嗚唧唧……」

野老慈又繞到屋子前面，狗熊向他撲去，落在她站過的地方。他呼地扔開火把，火把在積雪上滋滋響，倏地熄滅了，熊掌深深地陷在雪裡。小孩的尿沿腿朝下流濕了棉褲，野山子腳下並未打滑，身子平躺著了，狗熊朝前兩步，四條腿又開，肚皮緊貼著他的身子。

「牠在喘大氣。」小孩說，嚥口唾沫。

「我馴過熊。」那個人說：「牠累了吃不下東西。」

舌尖沙沙響，舔著羊皮手套。下面是野老熊的臉；他左手在抓搔牠的肚子。找到牠小便的地方，輕輕地、輕輕地摩挲。狗熊半閉著眼，熊臉濕柔了。野老熊覺得熊舌縮了回去，他摸工字鍊銬子銬在熊的前腿上。小孩抓緊那個人。狗熊在快活地喘息著。野老熊在牠肚皮下面蜷縮，把銬子扣上後腳脛。狗熊仍然在大聲喘息，口涎直流，臉上能結出瓜、桃、梨、棗。

兩個人出現在雪光中，身上斜披著獸皮。

矮子舉槍——

——野老熊從狗熊肚下滾出來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高個子喊道。

狗熊又向野老熊撲去，牠卻摔倒在雪地上，瘋狂地掙扎，鐵鍊嗒啷直響……

野老熊抹掉臉上的雪水，從腰裡抽出皮鞭，劈叭、劈叭、劈叭抽著狗熊的肩背，牠狂吼著，在原地打旋。

「現在，牠像新娘子下花驕，只能一寸一寸地撐了。」野老熊歡欣地說。分不清是汗水、雪水，一抹臉，他唱起來了：

春季裡雪花又飛揚，

孟羌女尋夫哭奔長城，

行行萬里長嘯嘯，

走一程吶又一程，

走一程吶又一程，

回呀回呀回不去呀，

……

狗熊突然豎起來，掙不脫銬鍊，皮鞭仍在抽打，血滴在雪地上，牠淒厲地吼叫著，咬著白森森的牙，流下淚來。

「哈哈！」矮子說：「要是房子塌了，不單是雪壓的。」

小孩從屋裡出來，歡暢地「吹」了一聲。

「白天給撞了一下！」高個兒說：「就是這瘟喪撞的。」

馴熊的那個人也出來了。

「兩百大洋，怎樣？」

「明天再說。」野老熊蹲下來，問小孩：「你舅舅到底是誰，嗯？」

「是，是，……是你！」